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牆東類稿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　儔

牆東類稿卷七　　　　元　陸文圭　撰

記

江陰改州記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三日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臣公楠奏暨陽與毘陵郡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設立總府非是請改州隸毘陵管内省併司縣各一減官吏俸數十於事理便制曰可是歲十二月擢烏魯克錫

布哈為州長官刻印之任始至問民疾苦皆曰江鄉土
狹民瘠介在一隅以故無大徵役今以屬州事統府其
情不吾察柰何侯曰第安之吾在毋恐既而急符數下
調發無虛日泝流供給回遠百里民疲於奔命訊報淹
留因多瘐死兵廩不時率有怨言侯慨然曰吾受命作
牧民瘠即吾瘠也乃率州之士庶力請于朝願以州隷
行省事得直達免旁郡牽制之虞未報會至尊新登寳
位勤恤民隱宰執條具以聞玉音曰俞令下之日士庶

呼舞恩若更生侯亦喜曰今而後得専治吾民矣治之朞年政平訟簡州以無事朝廷嘉之秩滿遷常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先是公嘗為此郡治中常民喜公之復來而暨民惜其驟去也於是述置州之顛末謹刻諸石俾來者有攷且以寄去思之情云元貞二年六月壬子州民陸某記

江陰路重修總管府廳堂記

江陰故一縣隷常管下中析為軍至元丁丑陞路建總

管府府治枕子城北隅廳事直府治北迤北堂曰雙檜經始本末郡乘逸不復錄歲月深矣棟宇彫落新者日趨於故故且摧壓江風颯來屋瓦皆震雨驟至泥潦沒踝吏抱牘褰裳以登非所以崇瞻聽澄智慮也成德李侯思恭來尹是邦一日視事庭上顧而歎曰居館必葺前賢所貴隸人之垣鄰國所譏吾受命天子作牧千里居弗稱是何以見吏民乎顧調度方急供億日繁州力竭矣安所從出乃召幕僚孫君昭牛君宏李君恭讓謀之

皆曰役不可不興而費不可强取也於是集州之豪右大姓觴于庭而告之曰吾為若主若等皆有閭廬以避燥濕寒暑而吾覆壓是懼不可以居今為此役非以奉已也代至輒去豈長享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而牧汝民爾觴半坐者皆起頓首曰願盡力於是木植金石之具縣彤黝堊之工一日畢集畚者甓者斤者圬者主給其直官無所預創始於至元二十六年已丑之春正月夏四月堂建秋八月廳建役三時而民不告病

既成廣深高長視昔加倍基厚礎博楹桷豐碩鉅麗突兀真百年未見之偉觀也經營之力可謂勤矣嗟夫上之字下仁也下之奉上義也亦惟吏有勤於卹下之心故民有樂於趨上之心此一役也仁義具焉抑古之循吏如文翁召信臣之屬興起營造為美談不知當時其費一出於官耶或民樂輸之也今海内殷富文軌萬里而州縣厨傳蕭然常有不給之歎亦復何哉當是時也賢侯良佐幷心竭慮鳩工力於經常之外幻瑰傑於把

陋之餘於法宜得書矣主版籍一吏力不能傭謹記成事以詔來者

浙西道院記

暨居江水之陰東西南百里而近所統狹無監臨隸屬之煩所處僻無將迎傳送之勞所治簡無爭鬬訟獄之囂古稱浙西道院道院云者謂其清淨簡易無為而化如真仙隱士之居窮林絕島迥隔塵凡不知其為官府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淮東南則如皐崇川江東

西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長林閩之臨漳廣之蒼梧皆是也而暨獨稱于浙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間列郡十有五六惟暨最徼衆大不如杭奢麗不如蘇富庶不如湖秀然暨獨被美名者則以暨之俗非蘇杭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子崇退讓之節于争奪之呉春秋嘉之實啟封于兹土而衣冠之藏隷刻猶存香火之祠綿歷不廢淵源漸被有自來矣入其境豊長樸而嗇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窳拙而

無華商賈裁通有無而無高貲厚殖之家士大夫處善循理好學而不奔競入其官府官吏畏法而不私守職而能勤平旦視事日晡而散庭寂如水旁有老檜槎牙雙立清風肅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虛得矣圃亭故有扁後遷之廳西己丑張温父所書又七十有七年而郡人陸某為之記

江陰修學記

暨陽文宣王廟宋景祐中博士范宗古立高平文正公

記之自是即廟為學紹興中王侯棠始立學官講堂齋室畧備迄今百七十餘年補敝架陋歲積月深大懼無以妥先聖之靈示列郡之則至尊登寶位之首年至元三十有一年也詔天下郡國修夫子廟立教養法越明年元貞改元復申明之於是同知江陰州事容拉建議請以詔書從事廣平石侯穆爾布哈甫下車與州判官陳君臯忻然戮力日率其工徒命博士范君搢董其役闔州人士相與競勸葷材輸直聿相厥成金石土木之具

縣彤黝堊之工不日畢集廟南嚮前峙三門東西列兩序繪先賢像冠纓甚肅後餘八齋中立講堂翼以二夾室崇其北為藏書之閣東序之東建學官廳事西序之北築小學基下至米廩庖湢内外繕修斷甓朽椽無復存者經始於乙未夏落成于丙申春役止期月而百七十年之偉觀復舊功可書也衆議徵記於余謹識本末歲月如右若夫設學命教之意入德正已之方前志備矣故不書六月既望里士陸某記

江陰重修學記

皇慶改元暨陽廟學告成孰成之東平曹侯也初州有贍學田散漫數十頃比歲以來利己者去其籍無以稽數之多寡制用之出入米廩告匱掌計數易士患之侯下車祗謁先聖延問諸生顧瞻禮殿棟橈將壓或崇其軒瞰乎前楹侯曰噫非制也盍撤而新之士憮然徐應曰諾侯曰患力不足耶是不難命取故籍履畝而核之扶廋隱量高平頟均賦實藥輸相屬倉庾既盈侯曰可

矣召匠計之卜日涖事以辛亥正月告遷於先聖遂毀
故廟增博其基廣碩其礎伐木於儀真輦石於蘇臺是
斷是斵是尋是尺高甍鉅桷摩切霄漢丹碧絢麗觀者
目眙期年迄工春丁上日釋奠禮畢在泮飲酒多士舉
觴於侯曰奕奕新廟魯侯之功敢以為公壽侯曰未也
殿崇而廡卑勢不相及弗稱為笑顧吾力憊矣孰能為
我成之在席之士丘介夫而下四十有餘人起而對曰
公敬教勸學惠我無私疇敢不盡力凡東西廡四十有

六間重葺而新之三閱月而成不愆於素斷甓朽椽無一存者望之如引繩如舒翼髙深廣長面勢適平於是廟學成而侯代者至矣相與謀請鐫石記侯之功以示後之人或曰是役也博士周君濟掌計趙由道宣力居多儒吏王應麟馬瑗實董其事合謀兼力以迄于成今獨歸功於侯何也曰著其首也為之首者為之功也侯聞之笑曰因其資而為之勸其人而成之吾何功姑叙始末以識月時俾後來者一日必葺可也侯名定國字

安卿爲治所至有聲云壬子夏五記

重作泮宮樓記

諸侯曰泮宮泮泮水也以節觀者魯頌八章章八句美僖公修泮宮也序以爲修詩以爲作作之功倍于修矣古有學無廟廟以祀先聖暨無學即廟爲學昉於宋嘉祐三百三十餘年矣宮墻之上面南有樓當塗而高不避風雨歲久弗支天歷己巳宛陵張侯涖事之三日謁大成殿望樓下車顧瞻棟梁凜焉將壓心惕不寧詢掌

學計者曰祭祠廩膳外有餘裕乎對曰有侯曰可矣命工視之楹桷朽腐瓴甋毁拆無一可恃者侯曰噫舊貫不可仍也盡撤而更之輦石庀材賦工𠈁直明年庚午落成不愆于素髙深長廣視昔有加欄檻凴虚簷牙飛動丹碧煥出雲表前對筆峯旁資麗澤芳蓮淨植芹藻相依光風徐來生香不斷二月初吉鑾旗涖止聿觀厥成濟濟多士從公于邁咸曰邦侯之德惠我無私請紀侯績以配史克衆屬於墻東老人老人歎曰吾幼入小

學及聞長者言玆樓之修百年間凡幾見矣金穀之縻亦廣矣往往架漏補苴苟完一時未幾即圮主者驟更幸身不及見之耳巍巍宮墻豈傳舍歟傳舍猶當一日必葺而況於近聖人之居歟今樓之成非修也作也高明而廣大豈徒以遠眺望而已將以進諸生於尊德性道問學之地二三子懋敬之哉思有以副侯之盛心是役也前博士察罕布哈董其始唐君代之克相其終咸宜書遂刋之石以詔來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教授廳壁記

吳興唐君子華謂予曰近代居官者有廳壁記記前人姓氏暨陽校廳獨無有何也予曰昔有之今亡矣亡者何代革也唐君曰噫五十餘年矣往者如電舊誌可續乎予曰可乃自至元丙子以來追書之徐君元鳳而下得姓氏若干將勒諸石請予記之予謂教官不與他職等他官職乎民教官職乎士士者民之拔萃不當以治民之術治之也仁誼以淑其心禮法以束其身陶而鑄

之存乎學博而通之存乎辭率而先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不難其人哉唐君清淳而文雅洽古而暢今和而不流嘉善而矜不能真修潔博習之士可以為人之師表矣嵗洊不登米廩垂罄君赴分憲百里外丐賑饑之粟以哺之守者曰此民食也君曰士亦民也姑貸以周急請貸之卒受粟而歸既而官索其直君以己帑代輸士免填壑德之深有獻利者籍江沙𡎺入官重征之里胥旁緣學田數百畝亦在籍中君力爭數四且援舊

碑為證主者莫能奪乃歸田此二者有功於鄉校當併書之或曰題名者直書某人某人美惡自見今著唐君之美可乎余曰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數百言專美張公形之歌謡且曰名氏遷次末也編以能者為首垂為後式請循此例士皆曰然故書君名君於天歴二年某月之任至順辛未良月鄉貢進士陸文圭記

江陰州新作刻漏記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浮箭之器以水火守之水以沃

漏火以夜視刻冬爨鼎也漏之箭刻晝夜各五十冬夏之間有長短焉故有四十八箭古法則然夫歴象以授時歴步天之數象測天之器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豈真有神人淩倒景薄日月往參乎其間而寸量之哉行度之逆順遟速其初孰從而知之且制器以象之耶葢造端創始非上哲不能若成法已具則一有司之職掌足以専之矣然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從來已有不得其職者而非挈壺氏之罪也近世州縣治所各寘刻漏

於譙門之上與軍中鼓角相應所以節興居時號令也所在廢置不常規制亦異曁之譙樓徐侯蔵作於宋治平二年之乙巳明年丙午銅壺漏刻成軍判官唐淑問記之距今三百一十有六年矣中更多故壺毀不存延祐中初置陰陽博士員而蘇臺王君實來江陰搜訪舊聞懼為缺典請笵銅為之州長官下咸主其議鳩工集費踰年而就寀驗如式俾郡人陸文主識其歲月而為之銘曰智者創物循環不忒晝夜有經維政之則志其始

貽後代善視之俾勿壞至治改元重光作噩之歲立秋日記

江陰什物記

古者郡國經費仰給縣官財得調用百姓無所與近世法禁益密官吏廪禄之外餘不得自擅故資用乏絶凡歲時燕享使客迎勞之具不得已取之民間旁緣侵漁民以益擾而事不集蓋通以為患而莫之能救也暨陽一小州尤陿而貧供億無所出州長官以下建議捐已

俸斥餘財官造什物所需畢備同知州事理伯雍躬督其事凡而服飾器用咸精其能既成以授有司櫝而藏之理侯旋去衆議鐫石畫如右以諗来者夫其事雖微官與民胥便思其始之勤而防其後之毁以圖于永久是不可以不誌

重修安定先生祠記

子車氏殁洙泗無嫡派擇不精之荀揚粗有見之王韓君子無取舂陵起而太極圖通書顯關洛承而易傳西

銘著斯文天昇聖人之體用具焉然水尋其源木尋其芽則自三先生始三先生者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也宋景祐寶元間三人讀書泰山之下以古經學為天下倡師道既立學者靡然從之而安定先生之徒最盛蘇湖兩學教法最備太學取以為式因著為令然先生累舉不中第因定雅樂兩被召而已以樂知先生者淺矣謂通水利邉防歷法者尤淺雖聖人之體用廣大精微不止如門人劉彝之所言要之濂洛以前亦未有一人

識見如先生者先生為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為人則其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先生生于海陵殁于杭葬于烏程之何山故湖有祠泰亦有祠泰祠舊在郡泮之西宋景定癸亥提舉呉裳更建書樓齋亭内外完好海陵被邉日尋干戈遄定之餘吏以柱後惠文為急先生之道晦而弗彰既一星終鞠為茂草天厯庚午泰興陳敬叔由汴省貢士來長書院顧

瞻棟宇有惕于懷首捐圭租續以已帑不資旁助盡力經營自堂及霤新構六楹長廊繼修遺像改飾祭器什物皆復前規始庚午九月迄辛未三月梓人告備州尹李某判官趙某實讚其成攝直學以董工者公七世孫敬子也公裔尚數人賢者一人主祠于是敬叔來徵文以誌歲月余記開封冑監昔有先生祠紹聖中林自一妄男子為博士聞諸朝撤去自乃主紹述者先生非元祐人何惡焉吁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祠之興廢于先生

之道何所損益焉夫是以見人之好惡相遠流芳遺臭皆當不朽雖美陳也實誅林也先生有知疑以余為監至順壬申清明日暨陽陸文圭謹記

吳縣學田記

至元辛卯春三月余領吳縣學事始至進拜先聖退立廡下顧視壁宇蕭然衿佩簡寂嘆曰壯哉縣而學弗稱是何歟有士揖余言曰兹學之建始紹定戊子趙公汝訨所為也六十餘年新者故矣視為傳舍日不加葺田

疇多荒會計不當又稱貸而益之士廩無繼則衆散而去絃歌之音不聞久矣近歲里中趙君糾録于學慨然閔之率鄉之右姓各以租助計畝若干方將嗣有建請未卒事代去故籍可復也余復嘆曰趙君今安在今人而能為此也耶利之入人深矣官于學者常禄之外姑取贏焉未見有能廉者也千金之家廩有餘粟則厚以自奉未見有能施者也余不識趙君何如人乃能閔士之窮勸人以義鄉之右姓樂與共成之其志可謂仁哉

是不可以無紀也昔三代盛時人各里居田各井授自國子而下為士者皆出于鄉遂之夫家而入學有時故士得自食其力不仰給于縣官自田制壞鄉治廢士失其守反不如農工商賈之有定業也為民者四今加而六異端之説由是入焉浮屠之室老子之宫鳴鐘擊鼓閒坐而食者通都之内日不知其幾千人聚而給之者誰與女嫗之敬信吾無譏也勇夫健卒固捨其身而奉之矣閭巷之無知吾無責也士大夫之家固捐所有而

予之矣無他福田利益之説惑之也子朱子有言曰先
王禮義之宫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
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趙君之舉行也舍彼
而之此其有得文公之心者乎抑學校之道二教與養
而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養者之責也佻兮達兮在城
闕兮教者之責也余愚且老婆娑此行竊承乏之餘
大懼教養有闕幸居是邦以友士之仁者樂趙君之事
書而刻之庶有聞風而起者乎雖然趙君信有德于士

矣士之饘于是粥于是何以報德愚聞之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有人於此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乃免素餐之譏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謂亡恒産而因無恒心者民也士則有常心矣士有常産而猶無常心何以自拔于民哉

陸魯望祠堂捨田記

唐陸魯望居臨頓里皮日休以為吳中勝處不出郛郭曠若郊野為作趣泉澆竹候雨種蓮之詩又有别業在

甫里距城東四十餘里則先生自謂四鄰多是老農家網魚繅車之具在焉清風素節照耀江湖之上今白蓮院即先生故居而祠堂在其右里人指其地云此當時鬭鴨欄也裔孫元吉捨苗田五十畝以供祠堂祭祀繕脩之費俾僧某主之夫捨田之事微矣微而必書者以見陸氏之裔今而尚存甫里之業久而不墜者也夫先生一隱淪之士耳同時若平泉莊之草木奇章公之石其權力有百倍於先生者矣再傳之後已不能保而二

家之子姓無閒悲夫尚論者固不以彼易此也先生之澤豈止五世而已哉元吉字安仲余所為作字說者好學而尚義與其弟德原字靜遠捨田建家塾以訓吳中之子弟時人美之於是魯望為不死矣

適齋記

楊侯伯適以中原世家出牧曁陽暇日謂墻東叟曰吾讀書之齋守之曰適叟為我記之叟曰諾然不敢請其義退閱爾雅云適遵率循也郛疏云轉互相訓也適聿音

義同說文遹作吹從欠從曰曰亦聲於義皆無當惟文王有聲之詩凡四遹字朱傳以為未詳古註云遹述也孔李蘇氏皆從之以為文王能大其先人之聲康誥之書亦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蔡氏云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之質之詩書然後喟然歎曰侯之取義其在是與盖侯之大父金朝進士第一器識宏偉論諫忠讜政事絕人貞祐正大間為臺閣名臣見於閑閑趙公遺山元公所志人品可知已從駕大

梁歿謚文獻昔齊王儉卒禮官欲以文獻謚之王晏不
可卒改平頭憲字宋三百年豐功鉅德之臣不少亦無
一人得此謚者文獻聖人之所重杞宋尚不足徵公之
得此其人品又可知已令侯家世相傳踐修厥猷追孝
于前聞人不亦休哉或謂繼人之志述人之事非下臣
所能是不然繼述達孝也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文王
大先人之聲康叔祗文考之德文王未嘗稱王方伯
也康叔諸侯也今之牧守古之侯伯也繼述胡為而

不可彼朗陵傳或以附曹太丘至羣而忘漢獨何人哉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凝道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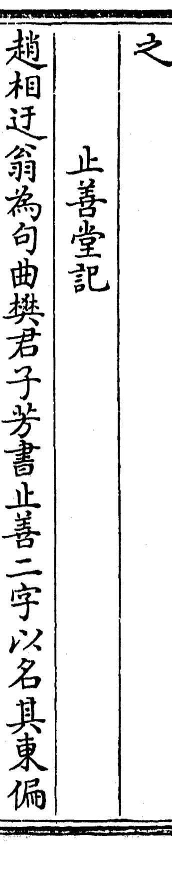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猶路也路者人之所共由道即理也理者人之所同得二氣停分五行錯布人得之而為人其端有四益之以信而為五常其綱有三附之以凡弟朋友而為五品百骸九竅皆有妙用萬善衆美必有要樞孰主張是道也非耶道之

源遠矣經子可考者十有二人泝文武而上至堯舜而止沿仲尼而下至孟軻而止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是之一字果何所主此非鑿空撰語愈殆有所見耶執中之旨略於魯論詳於禹謨愈學不至此其見道分明豹一斑耳至謂軻死不得其傳則非也道散宇宙間無古無今有其人則聚無其人亦未嘗息𥝠揚王諸子謂非知道不可謂之知道不可得其一遺其一非不志道德不至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德者行道而有得於

心者也而異端之說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此道夫道在我者也豈真有一物而待於人進已乎又
曰失道而後有德是道德為二物而先後之分尤非也
異端起正學墜悠悠千四百年後道出於舂陵再出於
河南幾於顏子不死復出於建安幾於仲尼復生由其
氣質清明學術純正窮探力踐默契道體而用工亦精
密矣道備於諸君子之身吾聞而知之反而求之吾身
則無有乎爾豈降才爾殊哉德性不尊無以進高明之

域問學不道無以造精微之閫道自道人自人血肉之
軀與義理不相管攝塊然物爾嗟夫道不遠人而人去
道遠矣鄭公鵬南家碭石之陽攬轡淮浙間掌行御史
府孝廉公直詳明果決風裁凜然名振一時歲晚倦憩
卜居蘭陵佳山水處誅茅作室聚書會友講習其中揭
以凝道二字夫道者修已治人之術上士聞道順而行
之中士聞道勉而行之下士聞道則笑之雖不笑不足
以為道而勉强者亦未易多得公於道有聞亦既勉强

而行之矣惟至聖達天德此古聖賢潛心不息者也本於率性成於謹獨擇善以誠身而已中庸之學公服膺久矣學固所以致道也然學道則愛人天下顒顒方賴於公公豈山中人乎中庸之二十七章既開修德凝道之端終以明哲保身之義語意前後不類朱子釋曰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嗚呼此義精矣疵賤姓名未能望履舄之餘光伻來徵記蓋有不知而作它日升堂尚能為公敷繹其義公折衷



之

止善堂記

趙相迂翁為句曲樊君子芳書止善二字以名其東偏之室義出曾子書儒先發揮殆無餘蘊大概研精而未及粗究理而不言事其於天性人倫之本問學操修之益威儀德容之盛所以形容至善極矣而行者止於王畿飛者止於丘隅各止其所而不遷以至仁敬孝慈信之目皆知止而得所止者就其說推之敬不止於陳善

閑邪必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則敬之至也孝不止於服勞奉養必以舜之所以事瞍事父則孝之至也觸類而通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然人人何以得如舜哉不得如舜則善未得為至也不得為至則未可止也人多誤認至善為善惡之善非也乃事理當然之極精微之至有不可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若孟子所謂可欲之善樂善不倦其為人也好善則乃善惡之善而非此之謂也然孟子之善學者可跂而致而大學

之善則聖賢之極功未易以一蹴造其域也樊君居是室也仰而覩其名俯而思其義一經十傳皆吾几案間物講習服行如炊之熟矣近而求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友之際各止其當然之則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此謂禮之善物於止善之義為近樊君殆庶幾焉君積勤果行居仁樂義處閨門睦與鄉閭信子姪彬彬敦敏志學有東都馬氏少游昆弟之風為三峯名家樊君又進不已泝其粗

而入其精著於事而依於理揭名坐右常惺惺法也呂黎有言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今雖未能及已將不得為善人乎吾於樊君亦云

明善齋記

明善齋者吳中周君子華讀書之屋也天下之物未嘗有無對者故善與惡對或曰善與利對利亦惡也中庸言明善不言去惡何也明善所以去惡也學先致知而後力行明明之也即明明德之明也能明乎善則能誠乎

身矣明善致知也誠身力行也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非不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也不能實用其力耳不能實用其力者不誠也不誠者由不明也明則誠矣子華之為人愜廓自信篤實無偽好讀書作詩然自幼即親簿書期會之事故精力為所奪宦途中輾轉二十餘年臨事不苟是非必辨所至與官長忤必得直乃已嫉惡之心太重故忌者衆自度不為時所容深有退休之志遣其子及甥從余遊有意于講

學明理者間為予言學無精粗理無鉅細致知之極功可以知天地之化育小而言之聽訟之末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亦明善新民之一事也故吾于小大之獄必以情而不敢高下其手雖未能以善及人而不自欺人亦莫吾欺也嘗扁中庸之語于室以自儆子為我發其意余曰劉玄德有言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此玄德所得于鄭康成陳元方講學之語也彼號為以經術飾吏事如公孫宏倪寬者能發此語否乎今子華

則能行此語者也吾嘗以為中庸此章與孟子合而孟子利與善之間一章界限尤别白學者不可不體認而居官者尤不可不以為戒也子華忻然曰君言甚善當併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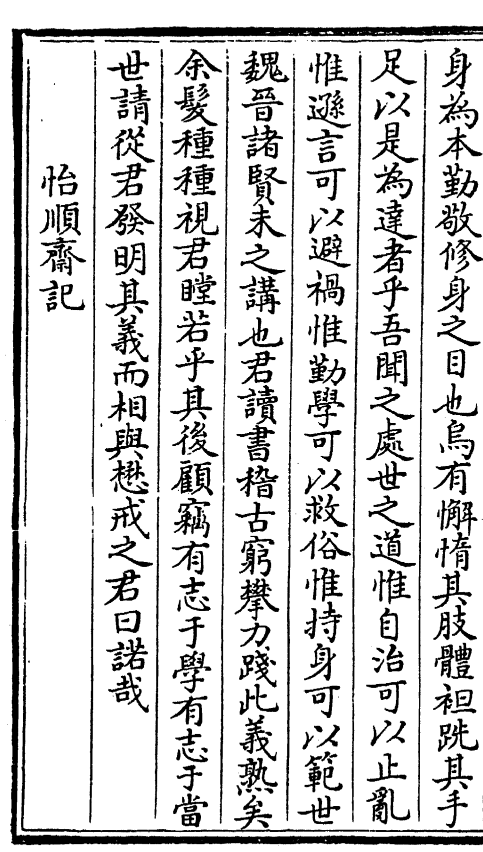
勤敬齋記

宋咸淳間中吳胡君壽擢第進士筮江陰尉妙年秀拔文雅政術表表一時守器重之羅致幕府郡事皆屬焉守嘯諾而已余少君五歲時習舉子業間謁鈴下顧視

燕坐之室扁曰勤敬余不敢請其義已而時事寖異君解印綬去自是不復會者十有七年辛卯春余如姑蘇揖君館下容鬢蒼皓幾不復識顧余而嘆曰與子別久矣昔吾自江上歸也家國俱破憂患併集獨行踽踽貫用不售今老矣遂無田廬可以具饘粥蔽風雨吾性簡伉不能效新貴人輒與時競閒獨追念幼聞長老之訓惟勤惟敬以是立身以是居官則免于戾吾書諸紳將終身焉今棄于時不復有進取意然行已無愧四十餘年

猶前時之處子也吾雖貧而不惰於志吾雖㢢而不怠於學吾舊知子斯義也子盍為我言之余生晚謝不敢當不獲命則復于君曰勤敬之義廣矣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使人誦於其側其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内維民之章又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其勤且敬如是故詩人美公學問自修之盛而綠竹猗猗之詩所為作也君年不及武公之半退然若不勝衣而有任重道遠之意家無中人百金之産而有

畏天命憫人窮之心此自古志士仁人之所以為難而後世放達豪俠者之所不屑為者也每觀魏晉易代之際士以風流相命登山而嘯臨流而觴咏據柳而鍛由竇而入抱甕而睡一時諸賢之心以為身不得位於朝志不得伸於時痛讒邪之害正憂明膏之自煎故發憤而寄於斯也然其邁往不屑之韻習以成俗倚仗虛曠望空為高正始永嘉之際國事日非諸賢不能救也而甚者不免其身嗚呼悲夫當時學者明莊老之自然賤



聖人之名檢也大學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勤敬修身之日也烏有懈惰其肢體袒跣其手足以是為達者乎吾聞之處世之道惟自治可以止亂惟遜言可以避禍惟勤學可以救俗惟持身可以範世魏晉諸賢未之講也君讀書稽古窮攀力踐此義熟矣余髮種種視君瞠若乎其後顧竊有志于學有志于當世請從君發明其義而相與懋戒之君曰諾哉

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優而柔之厭而飫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儒以為此數語非深知讀書之味者不能道元凱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惟左氏凡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於議論而短於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叙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於文理可謂順矣特不純於義理耳讀者尚為之怡然而況於

聖賢之經書乎而況於義理之順者乎筌者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謂意者亦順乎理而已理順則意樂樂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皆中理解也其言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即怡然理順之

譬也雖然此文理之理非義理之理也桓公讀書堂上斲輪者笑之斲輪之妙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子不能以受之父此理之至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讀之書則古人之糟粕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烏能造其奥之深而為之躍然也哉余友夏君仲實博學而强識稽古而能文與其弟仲賓友愛甚篤於所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順昆季藏修于内焚膏繼日塤箎唱和常棣之華韡然鄉人

皆稱之黄君子髙為之作記亦既發明兄弟怡怡之樂矣而於元凱書中雋永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衍其義焉嗟夫枝葉扶疎根本之撥也華藻敷腴朴素之漓也今世之士負學問矜文詞蔚然取光寵于一時者有之矣反而求之閨門之内倫紀之間放利而多怨挾財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妯娌之歡有耕夫販婦之所不敢為者而讀書之家或為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思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呻其佔畢雖自號為通儒亦

何益哉仲實聞余言怡然曰請書之遂書以為後記

與閑堂記

舜之孜孜為善也鷄鳴而起周公之思兼三王也坐以待旦自强不息法天運也是故聖人惜寸隂衆人當惜分隂志功業者汲汲焉猶不肯流連光隂糜棄時日昔人流涕於髀肉之消辛勤於百甓之運何乃自若如是不如是不足以有為爾然而道德之味無窮功業與時消長徒竭智慮疲精神窮日夜之力以僥倖於萬一幸

而得之震耀於一時春華過眼隨即摧謝而况於下是一等析秋毫之利較錐刀之末以與賈人子賣菜傭爭者乎嗟夫人生百歲稀矣自嬰兒以至成童勿論壯有室矣强而仕矣三四十年間可喜可愕可憂可悲者何限未幾壯而衰耄而倦視聽減而精力疲漏盡而行不休蓋棺而事未定可哀也已豈造物者使之然哉以予為此拘拘也老莊之學者悟于此發為心齋坐忘之論室虛生白湛如也彼雖無見於聖學純亦不已之妙Ⅱ

之拘拘于造物者則天與壤之間也里中陸君振之好學篤行幼以孝謹聞性不與物競其先莊簡公四持憲節揚歷二十餘年晚雖倦游不及享丘園之樂振之當襲爵讓於其弟無幾微見於色又出居里第之西偏築室數楹以與閒名之葢取堯夫晚凉散步詩中天與一生清閒之句意以蕭散自處也命余記之余攷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之上堅苦刻厲不就席者數年夜半深雪山中危坐潛心虛靜見理明徹所以能推乾坤萬物

之情盡内聖外王之道具工夫可謂至矣初年取友周流吳楚齊魯梁晉之郊年三十餘始居西洛蓬蓽環堵逍遥自如嘉祐熈寧兩召不屈主簿推官豈足為先生浼哉安樂窩中鶯花高卧天津陂上酒月追陪盖生于太平長于太平者先生之身而俯仰天地浩然無媿者先生之心也所謂英邁盖世之豪豈得以散人逸士例視之哉因述堯夫一生出處大致以告振之使知道學自修之功不可以頃刻息而營營於富貴利達以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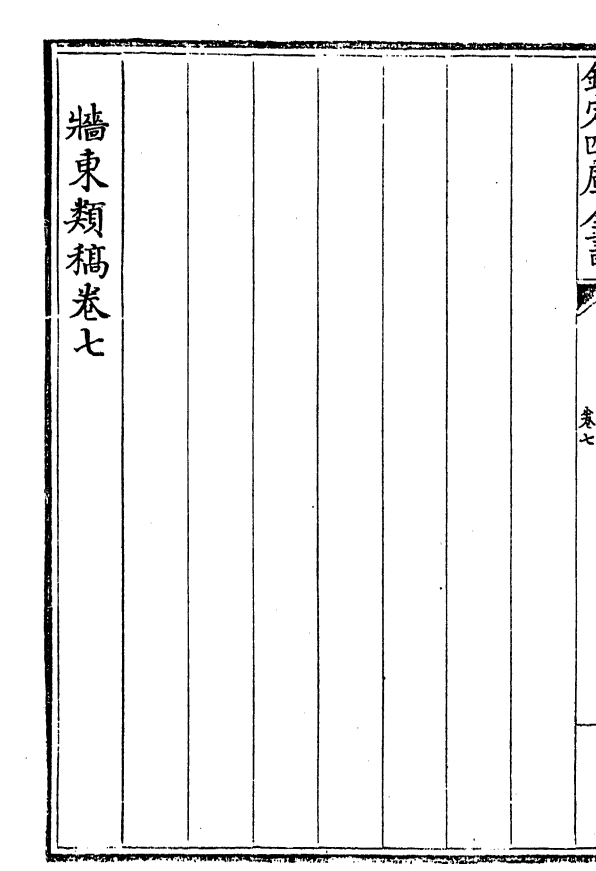
身者固不敵一日閑居之樂也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居隱堂記

劉澹翁為周君國用書其坐右之室曰居隱而求說於墻東老人老人曰春秋時王道衰天地閉賢者退而窮處散之四方名姓不求人知如荷蓧之丈人耦耕之沮溺狂歌之接輿或適齊適楚適秦蔡或入于河入于漢入于海皆隱居以求志者而聖人以為聞其語未見其人何也蓋此與下句當對看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

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意為近之若耕莘釣渭之人足以當此春秋諸人謂之隱居可也尚未知其志之何如而況於達可行之道乎宜聖人以為未見也國用駁曰非是之謂也吾世居田里飽山林之味族大而離僑遷暨城之北一簾之外闤闠也淮浦江瀆之客芻蕘之子負販之夫旦暮出入城門之軌日深而吾獨鍵關下榻不交人事日高而起日入而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咏淵明

之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安敢自附於古人隱者邪予曰是何傷哉古人以市廛為大隱而山林為小隱蓋地雖近而心則遠跡雖動而神則静也君有子七人應門戶聚綵衣于膝下擊鮮奉旨更起舞獻壽樂不可支當此時君自視如陸賈賈雖家居猶時與太尉丞相往來畫策君自幼無宦情布衣終身人罕見其面所以得安其居而遂其隱者諸子蓋有助焉余髮皓皓生子不得力夜漏垂盡而役不休可歎也哉



牆東類稿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牆東類稿卷八

元 陸文圭 撰

記

悠然亭記

濟與漯交流漯久枯而濟旁出源西北來環齊之疆東會于章丘之明水滙爲東西麻灣而繡江之水出焉江自縣東迤西而南故參政可與張公之别業在其左令子元朴實繼先職構亭其上而命之曰悠然介李侯復

初徵記于牆東陸叟叟曰噫異哉公之名亭也昔淵明守彭澤令僅八十餘日不肯束帶見督郵賦歸去來詞返柴桑里閒居重九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懐於言方其徘徊東籬之下悠然自得謂此中有真意葢低頭採菊舉頭見山景與心會所以為竒而或人輙改見字為望字遂使此句神采索然以見之出於無心而望之則有心也此老胷襟洒落真寄興於山川之外高情逸韻今古一人而已張公以家世入仕遍歷清要

聲望赫赫三十餘年遂躋臺省長官值中朝多故國勢搶攘之際南北驅馳朝受命而夕引道詔書敦迫使者旁午馬足車塵不得休閒以疾辭氷床重繭鮮食而寢血氣未動不得免焉推枕而起皇皇焉未知税駕之所豈復有倚窗寄傲登臯舒嘯一日之樂哉李侯曰不然叟所見者迹也而未知公之心也王仲淹有言心迹之判久矣淵明之時非今之時也公之心淵明之心也世以淵明為隱者淵明豈無功名之志哉觀其命子之篇

歷叙陶族之興追想桓桓長沙之業自以晉世衣冠恥事異姓義熙以後止題甲子故得朱氏綱目晉徵士陶潛之書則謂淵明為隱者非知淵明者也謂淵明有志於功名者亦非也公則深知其心矣然則黄金横帶馳騁於淄澠之郊人以為公榮而遥遥白雲鬱鬱長松公之興已在乎西山之西東山之東矣叟默然俟曰吾二人問答即記也試以復于公何如叟曰諾敬書以授之時天歷庚午上巳日也

本竹山房記

余讀書江上閉戸罕人事師君彦應自呉中來風度凝遠器局修整望而知其為儒林之老宿行輩也余從之游一日袖文示余曰此吾友人史君敬輿記吾本竹山房之作也吾之先蜀眉陽人本竹則眉之永豐山名也距州七十里而近其地産竹穹林秀壁仙官羽士之所宫師氏永豐之望家於下數世矣始吾幼而出峽浙江涉湖憂患風雨更數十年退而老於闔盤之内因結小

樓二間榜曰本竹以識吾一飯未嘗不在瞿塘西也史
吾同郡知吾為審記文云然子謂何如余應之曰昔舂
陵城西有村曰濂溪周先生居焉先生晚過九江愛廬
阜不能歸築室其下以濂名溪張欽夫祠堂記中所謂
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者是也先生人品甚高不
由師傳默契道體千載而下知有濂溪而溪之所以得
名則魯直諸人未之知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處
父母國之道也古者井牧之法四民樂業安土重遷中

世士大夫離親戚棄墳墓宦游忘歸僑寓它境愛其山川樂其風俗留居之者十率八九歲月云暮所歷既倦則故鄉之思日夕在望盖首丘之情有不能忘者每觀子瞻蘇氏之文見其兄弟壯歲出蜀飄泊彭宋之間顛沛嶺海之上憶喜歡而至勞遠夢指江水而誓欲歸田言不及踐而眉山之蘇遂為頳濱陽羨之蘇矣師氏以經學行義世其家百年之間文獻相承其功名雖未及蘇氏兄弟之盛而優游鄉里沒稱善人亦無蘇氏當年

之憂患雅德之論固不以彼易此也今吾彦應少年之出或者其有蘇氏功名之志已而落魄不偶終身流寓至於扁故山而自號以寄西歸之懷自附於周子濂溪之義君子固深嘉其志而亦悲其身之不遇也雖然周子從容道德而處心於得喪之外故其處也樂以忘憂非士所宜法耶蘇氏喜文章好功名而寘身於是非之内故其出也多憂鮮樂非士所宜戒耶既以此説復于彦應顧兒居仁書而識之亦以自儆云爾

碧巖記

王君寶臣世居瀔水之陽冑出金國完顔氏為漠北貴姓祖父昆弟列官於朝君總角趨安西幕府以忠謹聞會權貴人當國崇貨無厭利君宅一區使左右怵君且曰若欲官乎與我即可得君辭曰先人敝廬也且不願仕君母夫人愠曰此言何為至我即不幸吾母子死其下權貴人大不樂時用事久睚眦立虀粉君曰不與必慭我吾謹避之耳索馬疾去南抵江淮先人故吏多在

馬聞君至大喜爭致之君往來其間浮沉數年鬱鬱不得志一日詔下東征君慨然自奮請具櫜羽從軍提銳卒操舟入洋中請先登岸擊賊會主將班師尋以君董海道饟事由東呉轉輸遼碣鯨波蕩潏歲一往復壬辰夏五漕臣議更鹽法偕君出司事過申江訪予寂寞之濵余前未識君君為予叙出處本末握手出肺肝語且曰吾州太行迤北古桑乾河側鐵山峙其左玉山聳其右旁有碧落之巖穹林巨石氷崖千仞吾兒時釣游其

下日宴忘饑當時以口語心異日買田築室終老於是
今四十年矣關河隴海崎嶇萬狀二毛始見髀肉皆消
此志猶未遂也顧念得姓以來二百餘年積笏滿床不
可以當吾世而墜先澤以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然故
鄉先壠寒雲夕照夢寐每墮其間嘗即寓居榜曰碧巖
不忘本也子為我著其說余曰君侯知馬伏波之事乎
昔者馬伏波衣羊裘起從軍遨遊涼蜀間從弟少游嘗
謂之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鄉里稱善人可矣後

伏波軰交趾女子徃浪泊中仰視飛鳶跕跕墮地憶少游平生時語不可復得嘗對官屬從容言之自恨歸計不早言猶在耳及侯新息佩金紫復將樓船出九真將騎兵出鴈門據鞍矍鑠請軰五溪蠻卒之壺頭不進曳足卧石室中終身不復踐少游之語今君侯春秋方盛有茂陵壯士之風當其往來江淮此伏波遨遊涼蜀時也及其征海東渡遼碣此伏波軰交趾徃浪泊時也碧巖之號寤寐家山於是思少游平生之言矣今而後君侯

投簪解佩御欵段馬乗下澤車過冢上冢撃牛釃酒以宴父老然後尋兒時釣游處返吾初服優游卒歲不亦可乎不然九真之南雁門之北五溪之西唯君倓馬首是瞻則碧巖雖在吾懼蘿月之凄凉也君聞余言默然良久曰子言有理吾方圖之子其書以授我乃書以授之

一山記

暨居浙尾北瞰長江直郡治北枕江之下有曰君山以

楚黃歇得名山形小而勢蹲無崇崗翳谷以憑阻其高深然開郡千百餘年而君山郡主山也其西南則秦望青髙其東則由里啟敔鳳凰諸山環趨而拱揖之故君山雖小最甲於諸山每遇春風花時秋濤雪月之景詩豪墨客遊人士女登臨而觴詠行歌而坐嘯山之勝概不可彈述余嘗欲卜廬其下為終隱之計而未果也趙君鼎之家於山之左朝夕與山相接已而避地去家僑居城西南隅距山數里所舍幽邃而闤闠疑若與山不

相聞也晨起推其戶故山之青忽排闥而入數峯低昂若遠而近若佇立以俟若顧眄咫尺而不得語也趙君喜而嘆曰吾與山有宿縁耶何追逐而不相捨也因自號曰一山而謁記於余余思趙君少時以故國佳公子挾豪貴馳騁於當年謂功名可唾掌取時移事改卒困阨不得志方求田問舍皇皇焉無所之此陳元龍之所竊笑而欲卧君於百尺樓下者也然出處殊時老少異見隱居求志遯世無悶亦君子之高致也試與君倚浮

遠之欄呼大江而問之自楚以來更國幾姓春申之後閱世幾人彼之豪奢富貴朝榮夕悴殆如秋種之花而一山蒼蒼千歲不改自古高人逸士所以定捨彼而取此者蓋有以也趙君其遠返故廬毋使猿鶴怨以動草堂之靈余異時樵服拜于庭下負薪汲水以相從請分此山一半鼎之名孟鐍少余一歲云

觀稼亭記

楊子築亭於野圃之上命之曰觀稼領客登焉客曰異

哉子之名亭也山有嘉卉隰有荷華漢南之梅洧水之芍藥皆足以供詩人墨客之翫若稼者田里閭事村甿野老之所務且須襏襫之具在焉子何觀之有主人嘆曰書無逸詩七月皆言稼穡之艱難周公豈欺我哉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以農事為本故孟春躬耕帝籍三推孟夏司徒巡行命農勉作秋省斂而助不給若庶人則三時之間沾體塗足盡力于南畝者也今吾與子命名曰士幸免服田之勞偃仰一亭之上徘徊四顧開口

而笑舉箸而食得無犯素餐之譏乎客曰然請為耕田之歌歌曰畇畇兮乃疆乃理春陽兮俶載良耜耕澤澤兮或耘或耔甘雨祁祁兮以膏我稷黍載穫濟濟兮萬億及秭曾孫不怒兮農夫樂只歌罷主人大悦酌酒介壽而退

橫舟記

清暉堂之東得支徑出外圃行數百步曰梅臺臺下為池池岸種木芙蓉夏秋開華掩映緑岸迤北為橫舟閣

閣礎入池與臺相直望之如畫舫然壬辰秋予侍公登其上徘徊四顧扣檻而歌之歌曰采芙蕖兮中塘芼欲濟兮無梁留帝子兮北渚阻美人兮西方櫂木蘭兮雙橈清風吹兮野飛航晨趍墟兮爭渡溪口無人兮滿船夕陽夕陽兮柰何歸來兮滄浪波上兮寒烟水禽拍拍兮葭菼蒼蒼倡漁歌兮和汝起漁罾兮嗚榔憶孤注兮倉卒尚不如老巴東之鄉拾澗草兮忘憂又何必森戟與凝香歌闋而退

賓月亭記

永嘉山水甲東浙而南鴈蕩占勝處第一山據平陽邑南林巒幽祕源洞紆繽衆峯崯岈互相吞噬巋然出奇者三十有六里人葉君家焉瞰江築亭面揖紫翠水遶欄角鳴一夕山空無人鶴唳松顛長天捲雲晴碧萬里葉君步至亭上手執鐵如意浩歌離騷九章歌未闌有客徑入坐山上寒光烱然神爽逼人清逈出塵俗表葉一見驚喜顧謂客曰子非纖阿望舒之流乎吾聞鳳凰

之樓鵁鶄之觀眺蟾之臺影蛾之池妙舞清縣宵樂未
央子胡不往而獨於荒江之瀕窮崖之下辱以訪予得
無淮陰侯之過樊將軍乎客曰王侯貴人之家欵以延
我亦未嘗不往然彼豈知吾之心者哉吾性孤耿每逢
騷人羈士苦調清吟蕭然而長往者心輒愛之故今夕
造子願與定交可乎於是主人大喜舉酒屬客酒半酣
主人起舞客曰吾往年與謫仙對酌花間李謂吾不解
飲嘗停盃而問我以古人之事後又與雪堂老人遊于

赤壁磯下聞吹洞簫聲相與舉孟德烏鵲南飛之詩吾行天下知心僅得二士今子成三人矣主人聞之益喜笑語良久以如意指客示童子曰汝見吾平生有此客否童子假寐弗應須臾太白西沒野鷄初鳴客辭主人而退期以來夕復會亭下葉如期而往候至夜分俄陰雲驟興風雨交作客遂不至葉君悵恨久之後數年道過容城以其事語友人陸某遂為之記

菊軒記

霜露既降秋芳獨妍香而耐久枯而不墜故其功益壽延年人誰不愛菊然愛者即指為淵明則不可九日閒居東籬獨酌興直寄焉耳世遂謂淵明愛菊然則松菊猶存撫孤松而盤桓謂淵明愛松亦可演而伸之愛蓮花者皆周茂叔邪況今時之菊殊非淵明之菊也陶宏景言菊有甘苦二種花有黄白二色生南陽酈縣最難多得宏景梁人上距晉宋不遠度淵明所賦之菊亦止此耳史正志范至能譜菊近六七十種已倍本草數十

而陶末之見也然詳其名品俱甚平平無絶奇者近二十年海上吳中延及江左種種瑰異疊見層出榦高踰八九尺花大徑三四寸五色淺深金粉絢爛殆與西洛牡丹廣陵芍藥相伯仲史范又未之見也豈天地之氣時有所偏聚而人力之工巧轉移其間神功造化有不能違者非草木之妖邪使淵明復生手掇其英未必不疑其美而艷以為尤物而棄之也然則土脉之美恐植物之盛衰識者必有所感矣鄱陽葉君宗陶蒔菊盈軒

持以示余余何言哉噫時今非昔花亦今非昔矣淵明之高山景行今猶昔也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萬松堂記

芙蓉城東北可二十里有曾氏山庵後為禮敬寺寺後有萬松之堂龍澤上人游方而歸介錢唐仇仁近詩為其師求記於墻東叟叟曰堂之鉅麗吾未嘗寓目焉烏乎記它日過之門廡深寂花竹淨娟尋師方丈拾級登

堂坐語未竟忽聞笙簧之聲起於壁後琴琴喁喁高下疾徐似中律吕方傾耳聽之雄風颯然衆竅怒號如海濤萬頃浩浩湯湯澎湃觸石駭逸奔雷攏百川而東之也為之悚然以驚主僧微笑顧童子啓扉但見蒼松滿山修者偃者直者仆者聳者㭰者磥砢多節者拳腫者甲錯者虬髯者披髮者蒙霧而膏染烟而黛枝若翔鸞根若踞虎目覩之不能狀手約之不能數玆其為萬松之山而築堂以臨之者取歳寒之義歟吾聞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自一生萬萬不為多會萬於一一不為少此物理也有以少為貴者故淵明喜孤松之秀矜獨樹之奇今師種松充切巖谷將蔭堂階千歲乎將規匠石棟梁之材乎將為樵夫斧斤所薪乎將受雨露所培乎將遭霜霆所摧乎吾與師皆不能知也師曰吾佛法悠久願力宏大叟無慮且叟以萬松為多乎芥子可納須彌也叟不答是夕留宿山中顧窗上月影鬖髿皆為龍蛇夜且半猿聲四起孤鶴長鳴擁衾不寐童子侍側

曰猿鶴時時出自松間來聽吾師説法耳堂成於某年某月住山無極愚公别山參公令嗣孫某人某云

三皇殿講堂記

至元戊寅詔下所屬收揀明陰陽醫術之士是歳十月天雄趙珪實來江陰領本路醫學醫始别籍為戸除徭役趙受代去又六年子德新來嗣父職武林徐谷陽副之先是太醫院奏醫學久廢後進無師謂宜隨路設學置博士弟子員歳時講肄制可于是中書省建言各學

創三皇殿春秋釋奠著為令符下本路施行間程李二將軍獻地若干于城之西南乃即其處度材鳩工趙徐二君躬董其役歲在丙戌五月辛未殿成越八月丁未堂成朔望師弟子跪謁如禮退而升堂相與講述其一家言矣夫素問難經靈樞等書具徒相授以為邃古之祕源遠不可追攷殆與炎帝神農書黃帝兵法之說相類然其旨蘊工巧理氣融貫知陰陽之故標死生之本濟人澤物其功殆出于諸子百家之上識者以為六經

之外不可以無是書也世不可以無是書而技之精妙又非書之所能盡者昔長桑君授扁鵲以禁方而戒毋泄其傳公孫光授淳于以奇方而顧毋以教人上池之水菑川之法令人不能知也然則堂之講是惟無斲輪者在下有則必笑之矣會其徒徵記于余余儒家者流挾其師之説以鼓動斯世力顧不及彼也尚何言哉

芹塘記

國朝仁育含生周郵民瘼命京師郡國皆立醫學置博

士弟子員以季春季秋之三月九月釋奠于三皇儀視
孔廟前代所無叙見也暨祠在子城東南隅地迫民居
涉堦而北不百武有兵馬司舊址前列諸峯後帶江水
面勢寬敞廟食為宜延祐初守喬侯遷而築之正寢巍
然廟貌甚古餘弗稱是歲久且圮天歷已巳某始至伏
謁祠下顧瞻楹梠心惕不寧退與同列謀之同知州事
劉君信甫慨然任責各捐已奉率屬鳩功傭匠儆夫民
不知役寫放鄞郡之制繪塑善濟公岐伯神應王扁鵲

以下十人侑享從祀如十哲門廡講室下至庖湢位置得所又以餘力甃砌苫墻通渠引流百廢具興落成有日囑記於某竊惟古人所居之館一日必葺況古聖人之居朝廷之所嚴事者哉某與劉侯則既免於戾嗣而葺之豈無望於後之人哉或謂鴻荒之説聖人惡之者揚雄氏之駕説也

常州薦福寺記

晉陵郡薦福禪院創於唐天祐間正湞玄策二師坐寂

之地叢林儀矩甲浙之右至元乙亥用師江南常為兵衝守臣以拒戰死破城之日井堙木刋而三百餘年之薦福卒燼於刼火中惟佛殿鐘樓僅存涉江而北抵暨陽界寺有田二千八百餘畝宣和中郡人卜居士捨以飯僧兵後其徒散之四方而田為豪有力者所據丙子春僧笑巖來居之聚其徒以講其師之說出餘力以翦刈其荆蒿殘磚斷甓幻出化人之居既又詣官訟理卒歸其侵疆而寺之舊觀咸復壬午臘月過暨訪余具道

本末求余文以誌其起廢之歲月余聞而歎曰盛衰興廢數存乎天而人力不預焉然所以盛衰興廢不假乎人則數亦不能以自行昔唐之將亡也茲寺創焉其廢也以宋之亡與干戈實相終始疑若有數行乎其間則其廢而復當興也固有待乎其人令笑巖即其人也笑巖雖為浮屠其學幹畧勤敏類世之有才者故所向如願而其功皆得書余獨於復田之事重有感也自西域王子以捨為行中州化之彼怵於因果報應之說本非

正道其用意則亦善矣世之貪者至攘臂而攫之取非其有之謂盜其良心無復愧恥聞卜氏之風亦可以少省哉笑巖名普悅暨之永陵人

延慶庵記

距北江數里所轉柳巷而西石徑縈廻過野橋林樾扶疎屋瓦參差梵音經聲殷殷與海潮相應答而山僧野衲之所棲東西行人之所回顧者頴川陳氏之精廬也始榕山君既寢疾豫為終制卑瞻舍北樂哉斯丘既得

吉卜經之營之手植松檜成行欝欝佳城白鶴來翔既又築室於其旁以為享祀焚修之地名之曰延慶招僧可明如晦居之明來請記余惟禍福感應之理蓋天人精祲之交而陰陽善惡之積相摩相盪反復無端而真有不可誣者故釋家有福田利益之可求而易家亦有積善餘慶之可必然求之說出於有心而必之說則無所利而為之也每觀于公之高門王氏之三槐執劵索償如取諸寄而造物者卒如其所期亦若有陰相之者

豈其理之必然而氣不能不隨之歟抑氣以類相從善感之者亦善應故人無不老之壽而有可延之慶壽止於當年而慶流於百世故也榕山君富而不驕以濟人利物為心時蟜歲歉江淮間全活甚衆種德深矣陳氏而未艾也其在君之二子乎慕學而甚賢好施而不倦天鍾慶于是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懿氏之占殆復驗矣

報恩庵記

佛之道以無為宗以實為妄以身為幻苟利于物肌體
髮膚捨不復惜獨其所居莊嚴靚麗費億萬計通都大
邑招提蘭若無慮數百區鳴鐘而會擊魚而食澗丘巖
石之下尊師老宿結精廬以依焉者亦復金碧煥出林
表與前所謂佛之道絶不相類余每恠之嘗試以扣其
徒皆不荅講師智淵一日謂予曰吾祝髮時尚幼輙通
大義時時為人講説謂得三昧會失意權貴人擒致于
理事幸得釋擲拂子徑去一鉢游方幾二十年晚歸鄉

里吾老且倦念不可無把茅以蓋頭乃即售山之東村

曰張岐擇爽塏地幾亐右控大河左揖定山環流疊嶂

圖景獻狀鳩工賦役合岐夷穽數楹草𢿙游息其中瀝

十指血書華嚴八十卷櫝而藏之扁其屋曰報恩嗣吾

法者惠日法澤與有力焉不幸早世嗣孫妙粹實繼其

役苦思精志銖積寸累不數載山畬增衍林木隂合視

前所搆十加八九追念往昔五十年間如一晝夜是非

榮辱浮雲散滅維是𢿙始之勤不有紀也後世莫知其

因紀之何如余應之曰佛之道以無為宗以實為妄以身為幻是身本空居于何有無恩無怨不知所報余與師處于今世夢也師之居夢境也又欲以是傳之後世然則此夢何時覺耶師笑曰吾今日相與問荅亦夢中語也昔顯公謂天衣禪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此事如何余默然不荅居數日師命其徒來徵記因次第其語授之且曰吾二人問荅未竟百年後復當為叢林一大公案師曰然命刻之石

師朱氏暨之雙牌人

永福庵記

僧友山介余友義夫來請記其先末諾也請至七八而不倦余友之言曰師陳氏世居白鹿之新橋曰陳巷者族所聚也師幼有至性棄家游琴川受業浄居久之棄去主髙氏之奉親庵髙氏㣲周氏以禮致之後主東舜之衍慶與周合謀崇飾其宇掇拾衣鉢俾匠石費居數年猛省作曰吾陳氏子吾親安在而為他人地乎即日

桃包問訊家山汎埽松楸買田營室意想心晝種種莊嚴經始大德之巳亥越丙午迄工佛法圓成聞者美之今過東礐村望之叢林蔚然隱隱聞鐘鐸聲者永福之庵也其中有庭翼如有丘曠如者他年求息之所也于是師之願力宏矣請予志之以示其徒俾世守之勿墜其勤無不可者余聞而疑之儒者宗孔氏立愛惟親奉先思孝報本追遠于五性屬仁與禮墨者師瞿曇斷愛欲之源等慈悲之施屏棄六親逃居山澤苦形鍊志滅

盡衆有弁滅而寂亦無滅者今師之云云殆用世法不
出于世卒墮世網中類家人子年少浪走不自飾晚依
田園家累百金顧景自惜惟恐于其子若孫一旦廢墜
而諄諄遺誡及之也此其著想正與瞿曇氏之教相戾
至于敦族懷親結廬墓左孝思老而彌篤則甚似吾孔
氏之學耳世有墨名而儒行者豈非昌黎公之所願交
者耶抑文暢之序公從柳子厚所請也余于昌黎無能
為役獨念子厚謫居湘中北望城南先墓所在寄托村

隣舁牧不禁自恨不得如馬醫夏畦之鬼受子孫追養者每讀其文而悲之死者如有知聞師之風亦少愧哉師名譓益求記時年七十餘矣

常州路玄妙觀庄田記

猶龍氏之道清淨無為齋心寡慾然為之學者聚其徒以請其師之言又象其天之主宰而事之于是乎不可無室以居無田以食夫人居而求安食而求飽此在吾易中所謂神而化之日用而不知者邪富者壊有餘蔬

貧則貸粟亦既清淨寡慾猶未免此又豈非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者邪延陵郡玄妙觀實故天慶元貞初賜今額觀基晉永嘉中中尉毛公捨宅為之觀田則宋端拱中教練使陳公所施有年所矣乙亥南風不競師燹焉一城為墟道士執左契藏之地中幸得不燬于是道錄可道樊公帥衆先入披榛莽屏甾翳堂觀粗立庄田多為豪右所據詣官訟理悉歸侵疆真靜闞公繼領觀事復核隱粗修明故籍副在有司鈐以印章乃合元額并

後續置及道俗所捨條例項目凡若干頃畝議勒之石以垂永久居敬蔡公又繼之創祠室具香燈以祀施主之考妣師資且欲鐫其姓字以勸來者今住持雲巖華公痛前人之志未就不遠百里踵門謁記余嘉前後數公之勤嗣續弗怠弗私其躬吾儒教中能自樹立鮮及此者故為之著其顛末觀中人饘于是粥于是以餬其口者可不知所自哉或曰是則然矣抑暵潦之不時出納之弗謹則如之何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自今以

始歲其有矣况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雲氣御飛龍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哉若夫管鑰司存是其塵垢粃糠奚澂澂以為事天歷己巳重午日記

資敬觀捨田記原注代作

余頼前人餘慶襲箕裘之業顧惟鞠育深仁欲報罔極不能守志廬墓手護松楸親扞採樵者以誓畢此生之願規墓傍地可置萬家河流徑其左蔭以修竹樹之嘉木垣而築之構宇于其上延道流居之請于朝以甲乙

住持著為例晨夕香火上以致封人之祝下以存豐氏之祧又慮春秋享祀無以供粢盛而饘粥于是者無以餬其口惟是先疇之畎畝不敢愛籍而置之觀中者為頃二十有畸為米豆若干麥若干石有畸制其出納為之品節羨餘則儲之以給創修之費後嗣之賢者斥而廣之以成吾志其不賢者勉而守之毋去其籍毋毀傷其薪木可也昔李文饒記平泉莊有毀吾一樹一石者非佳子弟而洛陽之亂醒酒石已為監軍所得劉夢得

游玄都觀桃花千樹後十四年重來則兎葵燕麥蕩揺春風耳世故相尋人事相感令人悠然興歎由前之説吾子責也由後之説觀中人責也乃刻規約于左方年月日嗣子某記

資敬觀記

資敬觀者永安華氏宜珍昆弟之所建也觀以居道家者流而名出於儒書何也華儒者也儒者則曷為從道非慕道也慕親也宜珍之父指山君力本以起家力學

以起宗樂施予不求名所樹立甚宏濶里閈稱德人不幸中壽以歿大德之末嵗在丁未窆于梅里之吕橋厥施既遐二嗣競輿追孝于前人乃即其旁闢地十數畝築道士之廬河流縈迴地勢亢爽松栢茂倩水竹靚深道過西橋者望之如化城之居鐘磬聲時出林杪居人指曰此資敬之觀也夫敬一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孝可移而忠能竭其力則能致其身矣傷哉華氏之親之不逮養也而猶幸雨露怵惕之懷之有所託也事親之

日止矣而猶幸事君之日長也華君致遠之器自今展拓此敬施之於家則男女正位勿嘻嘻也施之於朝則責難陳善勿沓沓也施之於民則經營盡瘁勿燕燕也是為資敬之義豈曰黄冠雅拜祝聖人壽而已乎豈曰深衣坐講席為國人矜式而已乎存之以不倦之誠續之以必葺之勤保之以勿墜之訓則此觀與天壤俱存可也或曰華氏之先有隱德焉其子孫又封崇之九京可作安知其不遡飈風而上征載雲旗驂玉鸞以就羽

人於丹丘乎而惓惓乎茲土也曰是非儒者之言也夫孝子不死其親而非此之謂也劉盛讀孝經曰誦此能行足矣焉用多讀而不行乎嗟乎此儒者之言也宜珍名玠嘗為吳學正與弟璋俱以孝友聞

棲眞道院七元閣記

淛江之浦昔有棲眞道院宋嘉定壬申道士周志静所建陸守玄俞至洪共成之歲久潮汐吞齧勢不能支至大己酉其徒管元範徙居州治虞山之陽又十有四年

至治壬戌王清仁香遠復建七元閣於殿後規制崇敞
殊侈舊觀介余友李剛直求記於余余辭不能李不可
數徵余文余扣之曰七元之義何居李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維北有斗其星七謂之元者尊之也事出道書
余因思王介甫嘗作臨川祥符觀三清殿記止書其屋
楹窗戶之深廣至作九曜閣記則又書其溪山登臨之
勝與夫興造之歲月直謂此閣為游人之壯觀而已三
清九曜皆祕而不言豈非儒與道兩家九流各專其一

固有所難言者乎李曰不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蒙莊氏昔有是語也且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亦有宰之者耶天固亦有道耶道之為物惟怳惟忽忽兮怳兮其中有像怳兮忽兮其中有物古之博大真人哉冲漠無形變化無常安知其不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六合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以降福于下民則祈禳禱禬之地似不可無也余曰然吾二人問答即記也視介甫贅矣歳在昭陽大淵獻戊午月癸丑日書

靈芝記

至尊登大寳之十有三年歳在敦牂中外恬熙民物康阜真元块圠散為休祥於是靈芝九莖產于古延陵郡通守單某之室昭瑞應也公曹南人字吉甫貳郡有善政秩垂滿一日洒掃東軒書榻之下得異草焉萌出土

中如玉笋踰月浸長數葉二十有七如佛指如重雲如
虎拳如龍首五色眩目朝夕變見久之成紫金色背白
如雪脉理聯屬珊瑚交加勢傾西北朝揖天闕人士聚
觀請以上聞圖示四方伻來徵記憶歸附初延陵以僚
又受誅堙井刋木萬室飛灰遺民百無二三荆棘中創
立城郭昇平日以流庸漸歸府寺一新廛市復合蝸居
朽壤蒸出神奇嗚呼異哉氣化盛衰物理消息幽闃茫
昧赫奕顯煥非至人莫能測非鉅人莫能當於是單氏

有隱德焉是何祥也吉甫子禧為僕言其先大父諱某

金國進士調陽穀令棄官奉母逃難絶食拾葚採薺以

自給晩節浮沉居晝錦里中講授義學手葺草堂名曰

葚薺反晝錦之義也嗟夫芝菌之瑞具葚薺之積乎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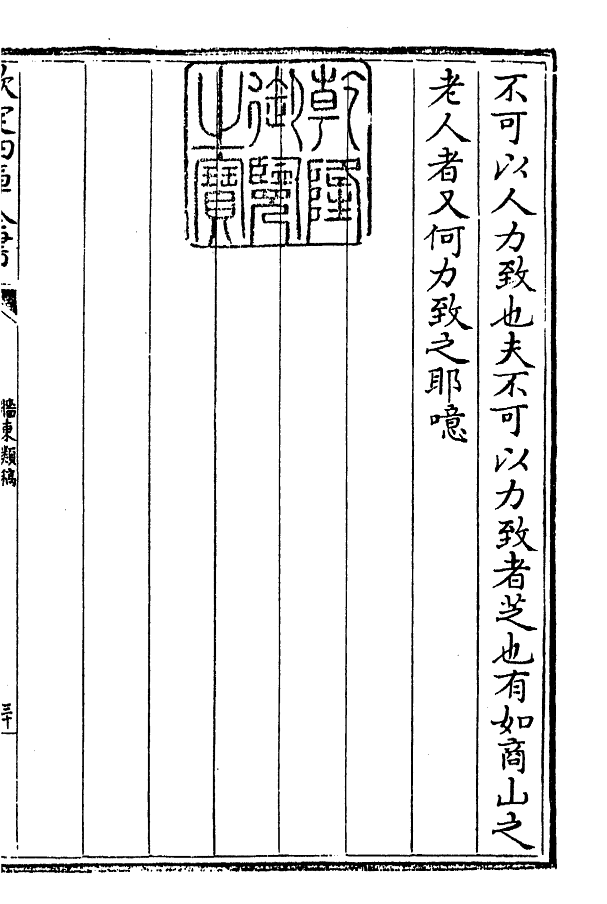
培其本根今暢其枝葉者乎予讀國風知薺之為甘讀

頌知葚之可食疑芝字獨不經見豈古有之而不為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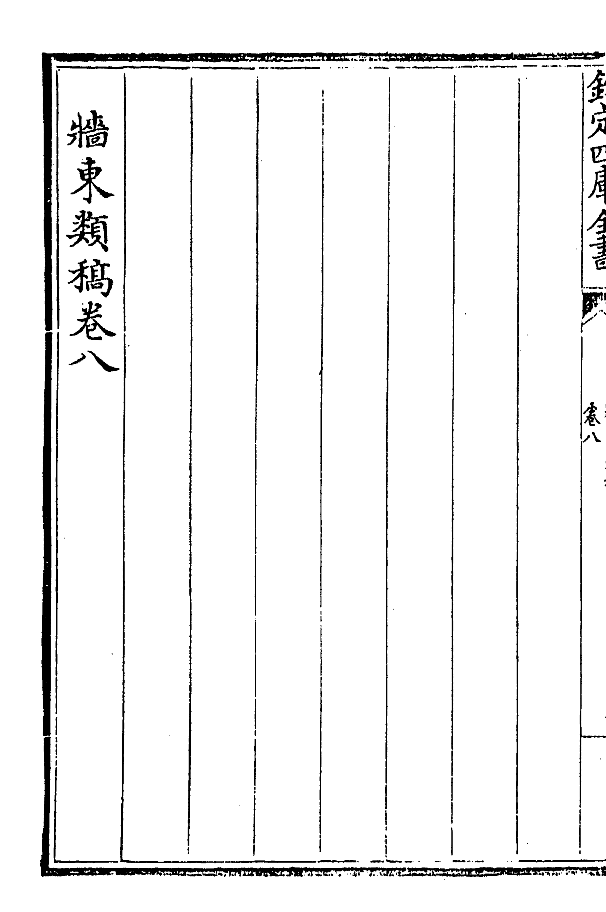
歟抑古無之而今出為瑞歟王介甫謂祥符中封泰山

民間獻芝者以萬數澗溪巖壑搜抉殆盡因以嘆一時

好惡之異謂皆治道所尚然人之情多見為常聞出為異今世不多見也治道雖不尚此非治世焉得此乎上聖道德甄和毓粹諸福之物莫不來庭璽書褒寵下延陵郡襄靖之後此其昌乎吉甫明恕而廣直老為吏師子禧好學甚文諸昆弟彬彬焉玉笋之祥滋未艾也僕耕穡東郊味飽葵蕨不識芝為何物昔聞商山老採以療饑本草亦謂五芝之服之令人輕身延年誠仙藥之上品顧未知服食之方爾願從老圃而受學焉或曰是殆



不可以人力致也夫不可以力致者芝也有如商山之老人者又何力致之耶噫



牆東類稿卷八